



五燈會元卷第六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長坐不  
卧麻衣草履亾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  
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  
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  
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  
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  
請出世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旣不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  
一  
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敘上堂一代時教祇是整理時人手腳直饒剝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切勿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爲石霜侍者泊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

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聞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

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  
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  
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  
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辯白看所以道聲前拋  
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  
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  
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  
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  
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  
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則外紹是爲臣種曰如  
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  
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  
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  
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  
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  
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  
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  
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  
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  
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

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  
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  
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  
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  
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旣  
有父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直  
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  
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  
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問諸聖問出祇是箇傳  
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  
作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  
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  
徧閻內不周曰流光與閻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  
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  
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  
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  
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  
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

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旣非諸佛爲甚麼却立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旣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

卽燒香供養本爺娘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而止涌  
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卽今  
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  
曰蹄角甚分明爭柰騎者不鑿師驟牛而去彊德憇  
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  
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  
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  
不鑿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  
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  
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  
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  
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  
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  
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  
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  
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  
五天來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  
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他十八  
兒論不奈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卽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爲甚麼吞却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納僧師曰參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劔師握劔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卽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  
一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拶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卽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卽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卽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于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五老峰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嗣去也師曰躡躑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

雪上更加霜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便  
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多面目師曰適  
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  
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  
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  
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玄  
妙師曰未聞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  
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

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  
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  
不見如是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  
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  
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  
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  
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  
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  
師卧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  
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

撰述  
五心會元卷六  
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謐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先施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曰奈何橋畔嘶聲切劔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麼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齧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喚曰喚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甚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眞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爲甚麼邈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爲甚麼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

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  
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  
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  
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  
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  
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  
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  
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  
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  
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  
則應謚真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  
始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  
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  
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  
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  
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嶂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  
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

撰述  
三  
孫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  
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  
坡國家獄域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  
於九重有詔禁止故獄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  
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  
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  
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  
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  
玉兔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  
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叅師問石角穿  
雲路攜筇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  
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  
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  
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  
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  
旨盛大豈妄爲之邪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  
霜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  
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

撰述  
三  
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與此長揖而去師  
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  
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  
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  
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  
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  
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  
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卽穴巖下  
爲泉曰此泉爲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  
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  
臨示寂聲鍾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  
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  
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  
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  
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  
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  
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  
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卅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爲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壘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



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與化代云但知一作佛莫愁衆生

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

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

銜海珠游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

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

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涪

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

曰祇在闐闐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

何難曰闐闐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闐闐中要且人

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

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

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

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師尋之灃陽

洛浦山下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

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

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

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

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

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

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瞥然

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又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稊稗終難隱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奈空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麼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象始於未形虛勞煩於飾彩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何師曰道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麼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別足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卽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

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  
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辯烏  
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  
足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  
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  
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  
唳悞作鶯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  
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  
亭午猶虧半鳥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  
寒僧擬進語師曰祇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  
臚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  
翁死僧無對法眼代拈  
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  
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  
蝦蟇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峰峰  
不白雨滋石笋笋須生問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是否  
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  
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臏也遭貶剝師曰不  
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這畜生僧

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撒手去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境界師曰刹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師曰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曰罌鴉餅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師曰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豎拂子僧曰恁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机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

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  
 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  
 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  
 自不亾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  
 家破人亾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  
 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  
 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  
 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  
 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  
 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侍

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

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

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

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

元年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

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

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厲懇切衆以為常略不相

做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

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

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

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  
 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得更  
 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  
 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  
 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  
 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  
 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  
 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  
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  
是怕見鉢袋子拈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  
 師曰慈舟不掉清波上劔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

撫州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  
 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劔鏡明利  
 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罽索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  
 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  
 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  
 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  
 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  
 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  
 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  
 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

我賤問懸劔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自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以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泐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

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  
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  
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宗乘一  
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峰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  
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  
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  
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  
青霄路師曰鶴樓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  
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三年示寂塔  
於院之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  
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問如何是韶  
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退後看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  
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  
扃曰向韶山口裏扃師曰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  
向甚麼處扃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



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  
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  
是卽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  
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  
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  
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超千聖外松蘿不與  
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  
曰過在甚處師曰個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  
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  
遵曰學人卽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  
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  
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  
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  
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  
劍上來老僧掙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  
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  
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一如  
相師曰鷺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  
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

醜終後謚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祇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却往南方師曰學凜入室知乃通方曰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旣畢當卽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真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王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

撰述  
五經卷之六  
二二五  
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橋陳如是甚麼  
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  
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  
稀問如何是無問而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  
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  
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  
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叫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  
海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  
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  
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叅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  
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  
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  
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  
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

撰述  
赴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問父  
不投爲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裡事曰父與  
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  
子各自脫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  
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  
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  
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  
有餘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畚脫粟  
飯野菜澹黃齏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卽  
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龍領下珠如何識得  
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  
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  
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  
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卽  
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  
鷓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巖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巖及乎到來祇見一  
巖師曰聞黎祗見一巖不見九巖曰如何是九巖師  
曰水急浪花麤

幽州盤山禪師世二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  
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  
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  
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巖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  
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叅祖席徧  
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欵覩珍寶發現同侶相  
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鈕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管  
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  
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  
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尋  
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  
丈必施禮及卽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示寂垂誠  
門人訖怡顏合掌而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  
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  
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  
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矜孿之子如何得歸向師  
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  
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  
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  
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  
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  
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  
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  
師曰骰子未曾拋

潭州伏龍山禪師

第一世

僧問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

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  
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

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腳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伏龍山禪師

第二世

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

與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闍黎且低聲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狂狃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和尚

第三世

僧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

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眞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峰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南源境

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

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

古洞有龍吟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

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

得卽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

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

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碓擣

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

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臥昏昏不舉頭問如

何是道者師曰毛穆穆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

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



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爲師師曰風箏有韻真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士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盛發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貓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主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飢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劔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

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而出師  
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  
曰蟪蝼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  
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新到持錫遶  
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  
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  
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  
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  
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老僧  
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  
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  
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  
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  
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  
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  
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  
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  
靈利翫月次謂僧曰竒哉竒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  
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  
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

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日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怒龜殺活由我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別却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船非汝而誰曰和尚聾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櫻孩擬彰皇簡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

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  
深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  
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  
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  
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曰今日事如  
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峰出家  
依年受具謁九峰峰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音隨衆見

河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

闢盲者自盲峰乃許入室後任禾山學徒濟濟諸方

降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

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

重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

時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

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

鋏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鋏又作麼生

師曰我問汝曰未辯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

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

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

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

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爲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卽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謐法性禪師

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  
燒畚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住後  
僧問不出咽喉唇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鏹斲斷巾  
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  
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  
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  
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問父母未生  
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臆失算問如何是  
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峰齊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  
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  
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  
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  
後覓無蹤

新羅國卧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  
裏不垂手曰爲甚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  
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  
曰絲綸垂不到磻溪謾放鉤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  
日裏金烏叫蟾中玉兔驚

撰述  
五必會元卷六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  
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  
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  
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  
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  
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  
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  
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即休會  
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爲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  
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既  
是體得爲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  
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  
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  
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  
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  
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闔外底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  
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  
師曰闔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麼則  
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  
方國土盡屬於王問久久尋源爲甚麼不見師曰爲  
步數太多曰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  
火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  
皁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甚麼來  
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  
來師曰三腳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分問疋馬  
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  
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鷗隨  
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  
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師



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

浦浦曰四面是山闍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午語得中卽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旣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竝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裡沒蹤由師往遊夔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

撰述  
三九  
四二  
運丙午冬鳴犍槌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  
謚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  
曰金鷄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  
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  
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  
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  
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  
師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  
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  
吞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  
問旣是清淨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  
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卧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  
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魏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  
遙寶座旣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物外物外霞不  
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

撰述  
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  
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  
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  
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  
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  
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  
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  
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越  
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裝猶尚棄  
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  
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  
曾遊赤水神珠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  
曰雖則互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  
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  
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

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  
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浪浪蕩蕩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畝塞  
虛空曰畝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凡有  
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  
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  
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  
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  
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  
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  
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滅後  
門人建塔謚真寂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  
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  
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  
處得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  
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  
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槩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  
師曰下去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  
四一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

或作潼

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

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  
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卽直言是不是直言不  
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  
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憇野老不  
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  
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擣鼓  
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峰前事師曰巖前  
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  
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  
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  
水澗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  
人出是非難

思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  
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  
四一五  
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兔  
交橫

青原下七世

藤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  
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  
出曰爲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  
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  
曰宇宙不曾震曰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偏地娑婆未  
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  
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  
峰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菜  
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  
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  
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  
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

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爲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卽得不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辯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



棘林中隨處到旃檀林裡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甚麼徒弟多師爲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茵苜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背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劔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後

青峰山清勉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耨池無一滴四海自洎洎

###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

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

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

咸知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庵帝

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進

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

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為驗僧無對

雪竇代曰貧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祿藏經悉為煨燼僧欲乞宣賜

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却燒僧無對

雪竇代云陛下

不忘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

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

雪竇代云實智謂今古罕聞

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

保寧勇代

曰陛下何處不稱尊一日朝罷帝擊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

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政和二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

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

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

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

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

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

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二偈令繪像頒行偈曰

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

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

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

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  
苦問盧能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  
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  
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因同叅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  
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  
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腳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  
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噫  
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  
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  
生照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  
得度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  
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  
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語

玄沙云大小肇  
法師臨死猶寤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

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

歸宗柔代

云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

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

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

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

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

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

擊之應碎豁然大悟

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

遺其氏

以再下春闈往雲

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譚後見羅漢

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僧問

如何是和尙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飢曰法法不

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尙

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

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居士

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

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闍老殿前

添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  
野狐吞老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  
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  
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回  
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  
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  
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  
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  
一若人得一卽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暉禪師

今日法雲

初謁雪峰次依石霜乃開

悟旋里隱居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  
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  
是和尚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觸體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  
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  
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  
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閑卿於我最心知當初  
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亾於六十年  
後塔戶自啓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

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  
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  
如何是和尚這裡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霄宮師  
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  
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  
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  
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檐拄杖  
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  
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

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  
之化祗恐不是玉是玉也大竒然雖如是且道山僧  
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  
郡守具奏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乃曰木  
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  
空卽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  
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獼猴曰如  
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

遺其民

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

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道  
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恁麼處僧作量勢主曰  
今日遇箇同叅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  
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旣無  
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  
汝名本如師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  
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  
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  
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  
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  
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  
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  
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  
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  
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

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祇從這裡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鍾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馳自行終南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金羹被一顆鼠糞污却

雲竇代云誰家金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

大通本代云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心字於

壁上書心字

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

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任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

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

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

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云且道是

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

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主無

對

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

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

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

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

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

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

有老宿云既不識他

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

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  
是家園甚玄覺代云是亦食不  
得法燈云汚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  
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

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瑯琊覺云  
既不然且

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  
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  
不會古人

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

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  
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竝不知軌則有一行腳僧到乃  
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

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  
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

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  
黃昏雨淋淋地被趁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  
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  
頭提不起底僧曰為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雲門  
云彼

此不丁又云將  
謂是師子兒

撰述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  
疑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  
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春至百花开黃鶯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王疏鈔解義廣略如何王曰鈔解  
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王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船竟不能動  
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  
像為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觀相生  
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

聖麼法眼代云汝道  
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  
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  
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

老宿代云吉  
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  
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  
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  
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云若不如知  
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

動君子

有座王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

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

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

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

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

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

僧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為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

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

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

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

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

船僧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眾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

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眾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

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

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棟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

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棟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

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

主曰是王曰見師為甚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

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

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

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

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

道無我聾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鵝鳩背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

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

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

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

對馮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對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

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

是曰為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甚麼

不去岸上死

鷓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顛有人問僧一切眾

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甚麼却顛僧無

對法燈代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

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

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

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

僧曰難翁曰你喚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

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

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

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

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

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

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温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明滿處即知

### 五燈會元卷第六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燾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此  
五燈會元第六卷計字二萬二千八百箇該銀  
十一兩四錢八分  
武林釋在誠對上元王自謙書祁泮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撰述

三ノ巻





